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三十一回 大巡撫訪問惡棍 小黃門貪索賊銀

卻說狄公聽了閻立本一番言語，心下也是不平，當時在巡撫衙門，住宿一宵，杯酒談心，自必格外許多親近。次日狄公一早起程，辭別閻公，只帶了馬榮諸人，幾個隨身的僕眾，長亭一揖，徑直登程。渡過黃河，已到河南境內。只因唐朝承晉隋之後，建都在長安，河南一省，乃畿輔要地。武后雖荒淫無道，也知都城一帶，非有一個人才出眾、德望泰著的人，不能坐鎮，因此命狄公仁傑為河南巡撫。這一日，狄公車馬行李，已到境內，當時不便聲張，深恐沿路的各官郊勞迎送，那時不但供應耗費，且各地知新巡撫前來，那些奸宄流氓，土豪惡棍，以及貪官污吏，反而斂跡藏形，訪問不出。因此只帶有僕眾數人，在客店中住下。當時住宿一宵，次日命眾人在寓所守候，自己只帶了馬榮一人，出門而去，沿鄉各鎮，私訪一回。一日來至清河縣內，此縣在漢朝時名為孟津縣，晉朝改為當平縣，唐朝改為清河縣兩字。這縣地界在洛陽偃師，兩縣毗連，皆是河南府屬下。當時清河縣令姓周，名卜成，乃是張昌宗家的家奴，平日作奸犯科，迎合主人的意思，謀了這縣令的實缺，到任之後，無惡不作。平日專與那地方上的劣紳、刁監狼狽為奸。百姓遭他的橫暴，恨不能寢其皮，而食其肉，雖經列名具稟，到上憲衙門控告，總以他朝內有人，不敢理論，反而苛求責備，批駁了不準。

狄公到了境內，正自察訪，忽到一個鄉莊地方，許多人擁著一個五、六十餘歲的老人，在那裏談論。當時不知何故，同馬榮到了，只聽眾人說道：「你這個人，也不知其利害，前月王小三子，為妻子的事件，被他家的人打了個半死，後來還是不得不回來。胡大經的女兒，現在被他搶去，連尋死也不得漏空。你這媳婦，被他搶去，諒你這人，有多大的本領，能將這個瘟官告動了？這不是雞蛋向石卵上碰頭麼！我們勸你省一點力氣，直當沒有這個媳婦罷了。橫豎你兒子又沒了，你這小兒子還小，即使你不顧這老命，又有誰人問你？」狄公聽了這話，心下已知大半，乃向前問道：「你這老頭兒姓甚名誰，何故如此短見，哭得這樣如此利害？」旁邊一人說道：「你先生是個過路的客人，聽你這口音，不是本地人氏，故不妨告訴你聽聽，諒你們聽了，也是要嘔氣的。這縣內有個富戶人家，姓曾，名叫有才，雖是出身微賤，卻是很有門路……」隨低聲問道：「你們想該聽見現在武后荒淫，把張昌宗做了散騎常侍，張易之做了司衛少卿。因他二人少年美貌，太平公主薦入宮中，武后十分喜悅，每日令他二人更衣傅粉，封作東宮，這武承嗣、武三思諸人，皆聽他的指揮，代他執鞭牽蹕。現在只聽見稱張易之為張五郎，張昌宗為張六郎，皆是承順武后的意旨。因此文武大臣，恭維為王子王孫，還勝十倍。這個姓曾的乃是張家的三等丫頭的兒子，不知怎樣，得了許多錢財，來這地方居住。加之這縣官周卜成，又是張家的出身，故此首尾相應，以故曾有才便目無法紀，平日霸佔田產，搶奪婦女，也說不盡的惡跡。這位老人家姓郝名乾庭，乃是本地良民，生有兩個兒子，長子名叫有霖，次子名叫有霽。這有霖於去年七月間病故，留下那吳明川之女。這郝吳氏，雖是鄉戶人家，倒還申明大義，立志在家，侍養翁姑，清貧守節。誰知曾有才前日到東莊收租，走此經過，見她有幾分姿色，喝令佃戶將她搶去，現在已兩日。雖經他到縣裏喊冤，反說他無理誣栽，砌詞控訴。他這道這縣官同他一樣，還欲去告府狀。若是別人做出這不法事來，縱然他老而無能，我們這鄰舍人家也要代他公稟申冤，無奈此時世道朝綱，俱已大變，即便到府街去告狀，吃苦花錢，告了還是個不準，雖控了京控，有張昌宗在武后面前，一言之下無論你的血海冤仇，也是無用。現在中宗太子尚且無辜的遭貶謫呢，何況這些百姓，自然受這班狐群狗黨的禍害了。你客人雖是外路的人，當今時事，未有不知道理的。我們不能報復此事，也只好勸他息事，落得過兩天安靜日子，以終餘年，免得再自尋苦吃。所以我們這合村的人，在此苦勸。」狄公聽了此話，不由的忿氣填胸，心下道：「國家無道，一至於此，民不聊生，小人在朝，君子失位。你聽這班人的言語，雖是純民的口吻，心中已是恨如切骨了。我狄某不知此事便罷，既然親目所觀，親耳所聞，何能置之不問？」乃向那老人說道：「你既受了這冤枉，地方官又如此狼狽，朋比為奸，我指你一條明路，目下且忍耐幾天，可知道本省的巡撫，現在放的狄大人了。此人脾氣，慣同這班奸臣作對，專代百姓伸冤，特為國家除害。目下他已經由昌平到山東，渡黃河到京，不過半月光景，便可到任。那時你可到他衙門控告，包你將這狀子告準，一定不疑。方才聽你眾人所言，還有兩個人家，也受了他的害處，一個女兒，一個兒子，也為他搶去，你最好約同這兩個人，一齊前去，包你有濟。我不過是行路的人，見你們如此苦惱，故告知你們聽聽。」眾人忙問道：「這個人可是叫狄仁傑麼？他乃是先皇帝的老臣，聽說在昌平任上，斷了不少疑難案件。若果是他前來，真是地方上的福氣了。」狄公當時，又叮囑了一番，同馬榮走去。沿路上又訪出無限的案情，皆是張昌宗這黨類俱多。當時一一記在心上，然後回到客寓，歇了一日，這才到京。

先到了那黃門官那裏掛號，預備宮門請安，聽候召見。誰知各官自武后坐朝以來，無不貪淫背法。這黃門官乃是武三思的妻舅，姓朱名叫利人，也是武三思在武后面前，極力保奏。武則天因是娘家的親戚，便令他做了這個差使，一則順了武三思的意思，二則張昌宗這班人出入，便無阻隔。誰知朱利人蒞事以來，無論在京在外，大小官員，若是啟奏朝廷，人見武后，皆非送他的例銀不可。自巡撫節度使起，以及道府州縣，他皆有一定的例銀。此時見狄公前來上號，知他是新簡的巡撫，疑惑他也知道這個規矩，送些錢財與他。當時見門前來稟過，隨即命人去請見。狄公因他是朝廷的官員，定制雖是品級卑小，也只得進去，同他相見。

彼此見禮坐下，朱利人開言說道：「日前武后傳旨，命大人特授這個河南巡撫，此乃不次之拔擢，特別之恩典。莫非大人托舍親保奏麼？」狄公一聽，心下早已不悅，明知他是武三思的妻舅，故意問道：「足下令親是誰，下官還求示知。」朱利人笑道：「原來大人是初供京職，故爾未知。本官雖當這個黃門差使，也添在國戚之列，武三思乃是本官的姐夫，在京大員，無人不知，照此看來，豈不是國戚麼？大人是幾時有信到京，請他為力？」狄公聽說，將臉色一變，乃道：「下官乃是先皇的舊臣，由舉明經授了昌平知縣，雖然官卑職小，只知道盡忠效力，愛國為民，決不能同這一班誤國的奸臣，欺君的賊子為伍。莫說書信賄賂，是下官切齒之恨，連與這類奸徒見了面，恨不能食其肉，而寢其皮，治以國法，以報先皇於九泉之下。至於升任原由，乃是聖上的恩典，豈你等這班小人所知！」朱利人見狄公這番正言厲色，知道是個冰炭不入的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你也不訪訪，現在何人當國，說這派惡言，豈不是故意罵我麼？可知你雖然公正，我這個規矩，是少不了的。」當時冷笑說道：「大人原來是聖上簡放，怪不得如此小視。下官這差使，也是朝廷所命，雖然有俸有祿，無奈所入甚少，不得不取潤於清官。大人外任多年，一旦膺此重任，不知本官的例銀，可曾帶來？」狄公聽了此言，不禁大聲喝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匹夫，平日貪贓枉法，已是惡跡多端，本院因初入京中，未便驟然參奏，你道本院也同你們一類麼？可知食君之祿，當報君恩，本院乃清廉忠正的大臣，哪有這銀與你？你若稍知進退，從此革面洗心，乃心君國，本院或可寬其既往，免其追究。若以武三思為護符，可知本院只知道唐朝的國法，不知道誤國的奸臣，無論他是太後的內任，也要盡法懲治的。而況汝等這班狗黨乎？」

朱利人為狄公大罵一頓，彼一時轉不過臉來了，不禁老羞變成怒，乃道：「我道你是個現在的巡撫，掌管天下的平章，故爾與你相見，誰知你目無國戚，信口雌黃。這黃門官，也不是為你而設，受你的指揮的！你雖是個清正大員，也走不過我這條門徑，你有本領去見太後便了。」說著怒氣衝衝，兩袖一拂而起，轉入後堂而去。狄公此時，哪裏容得下去，高聲大罵了一番，乃即說道：「本院院因你這地方乃是皇家的定制，故爾前來，難道有了你阻隔，我便不能人見太後麼？明日本院在金殿上，定與你這個狗畜生辨個是非！」說畢後，正是怒氣不止，也是兩袖一拂，衝衝出門而去，以便明日五鼓上朝見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